

豫章叢書

第一〇三冊

家

章

焚

書

卷之四

激書卷二

永新賀貽孫子翼父著

寶嗇

貪生者不可與養生養生必屏慮屏慮斯性存性存
斯不毀人能存性以不毀斯一息也而元會矣貪財
者不可與治生治生必寶嗇寶嗇斯勤業勤業斯無
求人能勤業以無求斯擔石也而鐘鼎矣吾是以知
治生之道與養生之道一也西鄙有饒生者家道既
溫將求益也聞萬傳二氏有富術齋宿踵門而求之
萬氏萬氏見而謂之曰子非吾徒也子有二耗弗去

寧望富乎曰何謂二耗曰仁義是也仁者不殘義者
不賊仁義合者不悖施與夫財所以不脛而來吾室
者殘與賊有以取之也不殘不賊無得有喪耗孰甚
焉子爲仁義非吾徒也復齋宿而求諸傅氏傅氏曰
子能爲竊乎饒生惘然失對傅氏曰吾所謂竊者良
竊也子豈能之乎曰何謂良竊傅氏曰良竊者不竊
人之財而竊造化自然之財是以仰竊天產所出俯
竊地力所宜陸竊山藪所藏澤竊江海所蓄加之以
射重泄輕壟斷轉輸以竊四方人情欣厭俗尚貴賤
之柄囊括金粟而非胙篋採取秘儲而無怨耦此陶

倚之術智計之事也子庸才也豈能之乎饒生曰吾姑試爲之鬻產千金躬自販貿東走吳南走粵北走燕齊盡廢其貲喪志失魄鬱伊成疾醫莫能治乃謁冲虛先生而問養生焉先生曰噫子且休矣子不見夫江叟之漏甕乎以其注而泄也厝之江心隨泄隨注自喜爲完甕矣秋高水縮懼其少而益以泣也有達者教之曰子生於江而長於江以江爲不漏之甕盡子之生汲而不窮甕中之水莫非江水何私於甕而益以泣其所益者幾何也今子食粟衣帛莫非天地之藏子以天地爲不竭之府計子所需飽煖而外

皆爲餘物何私於家而求益不止此何異江叟之私
寶而益以泣也哉且吾聞之養生之道嗇以致壽治
生之道嗇以事天是以役生太重則死氣至趨利太
急則害氣來皆以其悖道而違嗇也嗇之爲用其理
在道德五千之文而其精在陰符黃庭之秘蓋生機
所自胎而變化所由成其於數米簡髮蠅營蜣飽之
說名相近而實相遠者也子向者違時而壘斷壘斷
不遂則陰陽患而病作違時而轉輸轉輸不成則物
產耗而財匱此皆崇嗇之貌而失嗇之本夫是以欲
嗇而反費也吾所嗇者嗇其神與氣而已是二者子

身之寶也不知惜此而好以黠詐雄武爭勝鬪捷以
撓神而傷氣損元命喪財源而不自覺是自殄厥寶
也子身有寶子自殄之而奔走以取四方之寶是猶
驪龍不自護其頰而攫魴鯉之目爲夜光豈不謬哉
子不如惜寶而歸安靜以俟時審時而觀變物將自
復天且來助病可去而富可復矣饒生聞言汗浹四
體不覺沉疴之脫也歸治其家男耕女織倉廩豐而
桑麻茂屬有天眷五稔之間復其千金持盈知止施
及三族行年九十色若孺子考其所行不越仁義乃
知萬氏之言爲誑已傅氏之言爲夸已也

去恃

人知强大者之可恃也而不知微弱之可恃微弱豈有可恃哉而恃夫强大者之失其恃强大者恃而玩而微弱者謹强大者恃而疎而微弱者密玩與疎併而謹密者起而乘之則强大之有恃者失而微弱之無恃者得矣彼固以無恃爲其恃者也壬午春茶陵雲陽山有水牛與白額虎鬪牛將敗旁有一牛突至從虎腹間橫衝觸虎墜崖傷脛鄉人望見因共斃虎是秋山中耕夫數十人見虎共持鋤鑿逐之家犬隨焉虎哮吼躍起丈餘將攫耕夫眾皆辟易散走犬從

後齧虎勢斷之虎負痛而踣眾復集鉞鑊並下虎遂
立斃至十有一月大雪三日有虎饑出啣雌鷄吞之
雄雞怒飛啄虎目虎爲雪眯驚躍墜塹所蹈大石崩
隕壓虎折腰而斃山中人喜來告曰若是乎虎之孱
也昔者虎食人今吾有牛與犬雞三物者至微弱也
而一歲之中三制虎焉吾雲陽人無復虎患矣余謂
之曰不然虎之於物乘其怯與闇而動者也物無大
小其相制也必以氣人無強弱其制物也必以機彼
怯者喪氣而闇者失機夫是以人而見制於虎卽以
三物觀之牛衛黨犬援主雞惜偶其必程力以鬪虎

者氣也牛伺問而觸腹犬因便而齧勢雞藉雪而啄
目其出不意以斃虎者機也彼惟其微且弱故能厚
集其氣以徐察其機也豈獨虎哉厯稽稗史如飛鼠
之斷猿也村犬之殪羆也與夫野狸之登車而齧獅
螂蛆之吸氣而殺蟒也是皆善用微弱以圖强大而
爲强大者猶恣睢橫暴跳梁狂噬魚然怒凌迷不自
知以陷於死也惟人亦然服猛以誠而不夸以形立
威以信而不怒以爭省括以決其機集義以生其氣
以是處微弱與强大安往而不宜哉苟失其道氣矜
之隆敗於多欲幾先之識昧於貪權遂有侯王而死

於匹夫崇高而困於羣醜者矣又有甚者以智伯之
桀驁而鬪趙也則有韓魏爲觸腹之牛以項籍之悍
驚而敵漢也則有齊梁爲齧勢之犬以孫策之雄并
江東而無敵也則有許貴奴客爲啄目之雞是皆雲
陽之虎之類也君子於此可以鑒矣強而護前威每
絀於所忽大而豐蔀禍或生於不見氣衰於拔角扛
鼎之餘則雖孟賁烏獲有時受困於孺子機敗於貫
札穿楊之末則雖飛衛逢蒙有時見欺於狸鼪此以
有時而傷彼以無恃而全夫以無恃爲其恃者固有
恃者之所不能敵也

割愛

古之經營天下者以不貪爲得故其得也固以無害爲利故其利也長蓋事有所偏則愛有所蔽惟權其少禍以割其所愛經其多福以全其所甚愛止貪割愛則甚愛者全而智慮出矣世傳蝮蛇齧人卽死被齧者傷左指則斬左指傷右指則斬右指彼非不愛指以所愛有甚於指也毒箭中臂傷骨壯士伸臂割肉刮骨去毒顏色不變彼非不愛臂以所愛有甚於臂也彼貪與愛之殺身寧止蝮蛇之傷指毒箭之傷臂哉斬而割之勿再計矣姑以身家事言之當天啟

朝魏閹用事擅權閹黨煽禍陝右李生學富才高久
困場屋乃以千金託閹黨以求鄉薦關節既定會主
司先賞李生文拔置高科榜出李生曰是吾文自售
也遂負千金約不償閹黨怒摘其策語爲訕謗下獄
拷死同時閹黨有以賤值強市徐生千金之裘者生
不平奮臂相爭閹黨怒拔刀叱曰殺爾誰能取值遂
刺殺之而奪其裘及閹黨伏誅人皆快其死於貪而
悲二生知愛千金與裘而不知愛其所甚愛也昔者
范蠡居陶爲朱公其中男遊楚殺人論死朱公使其
少子往楚長男慙其不使亡也欲自殺公不得已遣

之爲書併千金與其故人莊生且戒之曰聽莊生所爲慎勿問也及至莊生家生曰趨歸勿留遂入見王言星變當赦而長男陰留楚私齎金事中貴人貴人告以王且赦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而盧棄千金乃再見莊生莊生曰若尙留耶卽令取千金去莊生乃告王先殺朱公中男而後赦及長男以弟尸歸朱公迎笑曰吾固知其必殺弟也後之論者皆言莊生不甘受欺於朱公長男而不知朱公莊生兩人其割所愛以全所甚愛之智一也朱公非謂少男能愛兄也謂其不愛千金乃所以愛其兄也非謂長男不愛

其弟也謂其重愛千金不知所以愛其弟也莊生非
不愛故人之中男又非不甘受欺於長男也但以朱
公富聞天下而長男齎金留中貴人家一旦謀泄楚
王必怒吾藉星變爲奸利則身與朱公之二子同誅
欲愛其身不能復貪千金欲全朱公之長男不能兼
全朱公之中男也吾乃知愛者事之賊而其所甚愛
者之仇也崇仇養賊莊生朱公皆所不爲故曰兩人
之用智一也朱公用計然廉賈之術於越不愛千金
以賂宰嚭不愛越之珠玉玩好以輸吳宮朱公非不
愛寶也蓋將以全其所甚愛也厥後取吳之國并舉

吳國數十世之府庫悉取以歸越所甚愛者旣全而
所愛者亦全矣旣以此賈吳又以此賈陶其在陶也
三致千金而三散焉人但稱其能散而不知其以散
爲聚皆廉賈之智也不愛焉乃愛不貪焉乃貪也彼
長男愛其千金以殺弟宰嚭愛越之千金以亡吳貪
賈之儔也今之李徐二生則又朱公長男之儔也嗚
呼天下大事其壞於貪且愛者寧獨一端而已也

挫名

蟻之抱丸而弗釋者以穢爲芳也貪夫之取利類然
也蜂之戀花而弗舍者以苦爲甘也志士之取名類

然也人之惜利也重於名天之惜名也重於利天人所惜勿受其概利滿而驕則人概之名滿而怠則天概之雖二概同患而天之所概爲患滋烈若欲挫名而避患則吾聞其說於湖南之衝雨翁矣翁善醫而晦其姓名以其爲湖南人故呼湖南翁崇禎癸未予避亂沙陂值婦久病醫莫能治或言前村有無名醫爲人廉潔製方皆效試延之至貌寢怪如獼猴短褐破巾偃背縮項衝雨而來家人笑之又呼衝雨翁旣而診脈曰太君無病飲吾藥三日起矣婦曰吾病三年費百金遍試名醫而病加劇今言無病者妄也翁